

四九·救起舊情人

設：「我會，你今天的神態，莎琳娜是我會經有過的女

友了。」子薇奇笑。

「啊！」子薇奇頓然意外。

「我們是在醫學系的時候認識的，來往兩年多了。」

「得了肺病之後，她漸漸和我回

香港的留學生，是莎琳娜現在

是個富家子，他們『見錯情』

，不久就到美國結婚了。」

「我回憶着，像在述說別人的

故事。後來，她認識了一個從美國回

來的大老爺，打了幾個

滾之後，她身上所沾染到的東

西者來並不比調色碟上的顏色

了今天莎琳娜的慾望、蒼白而

脆弱殘存的臉。『唉，你呆呆地望着杯子？』

『……好吧！』她輕聲說。

想什麼想得入了神呀？』

子薇奇說。

夏洛蒂，

晚上沒講完的關於我的故事了。

『我真很興奮。』子薇奇雙手

托着下巴。

『昨晚，你不是問我有沒有

的丈夫？』

『我真不知道。』

『對了。』

『這個舊情人！』子薇笑著。

香港最後的留學生，

是個富家子，他們『見錯情』

，不久就到美國結婚了。』

「我回憶着，像在述說別人的

故事。後來，她認識了一個從美國回

來的大老爺，打了幾個

滾之後，她身上所沾染到的東

西者來並不比調色碟上的顏色

了今天莎琳娜的慾望、蒼白而

脆弱殘存的臉。『唉，你呆呆地望着杯子？』

『……好吧！』她輕聲說。

想什麼想得入了神呀？』

子薇奇說。

夏洛蒂，

晚上沒講完的關於我的故事了。

『我真很興奮。』子薇奇雙手

托着下巴。

『昨晚，你不是問我有沒有

的丈夫？』

『我真不知道。』

『對了。』

『這個舊情人！』子薇笑著。

香港最後的留學生，

是個富家子，他們『見錯情』

，不久就到美國結婚了。』

「我回憶着，像在述說別人的

故事。後來，她認識了一個從美國回

來的大老爺，打了幾個

滾之後，她身上所沾染到的東

西者來並不比調色碟上的顏色

了今天莎琳娜的慾望、蒼白而

脆弱殘存的臉。『唉，你呆呆地望着杯子？』

『……好吧！』她輕聲說。

想什麼想得入了神呀？』

子薇奇說。

夏洛蒂，

晚上沒講完的關於我的故事了。

『我真很興奮。』子薇奇雙手

托着下巴。

『昨晚，你不是問我有沒有

的丈夫？』

『我真不知道。』

『對了。』

『這個舊情人！』子薇笑著。

香港最後的留學生，

是個富家子，他們『見錯情』

，不久就到美國結婚了。』

「我回憶着，像在述說別人的

故事。後來，她認識了一個從美國回

來的大老爺，打了幾個

滾之後，她身上所沾染到的東

西者來並不比調色碟上的顏色

了今天莎琳娜的慾望、蒼白而

脆弱殘存的臉。『唉，你呆呆地望着杯子？』

『……好吧！』她輕聲說。

想什麼想得入了神呀？』

子薇奇說。

夏洛蒂，

晚上沒講完的關於我的故事了。

『我真很興奮。』子薇奇雙手

托着下巴。

『昨晚，你不是問我有沒有

的丈夫？』

『我真不知道。』

『對了。』

『這個舊情人！』子薇笑著。

香港最後的留學生，

是個富家子，他們『見錯情』

，不久就到美國結婚了。』

「我回憶着，像在述說別人的

故事。後來，她認識了一個從美國回

來的大老爺，打了幾個

滾之後，她身上所沾染到的東

西者來並不比調色碟上的顏色

了今天莎琳娜的慾望、蒼白而

脆弱殘存的臉。『唉，你呆呆地望着杯子？』

『……好吧！』她輕聲說。

想什麼想得入了神呀？』

子薇奇說。

夏洛蒂，

晚上沒講完的關於我的故事了。

『我真很興奮。』子薇奇雙手

托着下巴。

『昨晚，你不是問我有沒有

的丈夫？』

『我真不知道。』

『對了。』

『這個舊情人！』子薇笑著。

香港最後的留學生，

是個富家子，他們『見錯情』

，不久就到美國結婚了。』

「我回憶着，像在述說別人的

故事。後來，她認識了一個從美國回

來的大老爺，打了幾個

滾之後，她身上所沾染到的東

西者來並不比調色碟上的顏色

了今天莎琳娜的慾望、蒼白而

脆弱殘存的臉。『唉，你呆呆地望着杯子？』

『……好吧！』她輕聲說。

想什麼想得入了神呀？』

子薇奇說。

夏洛蒂，

晚上沒講完的關於我的故事了。

『我真很興奮。』子薇奇雙手

托着下巴。

『昨晚，你不是問我有沒有

的丈夫？』

『我真不知道。』

『對了。』

『這個舊情人！』子薇笑著。

香港最後的留學生，

是個富家子，他們『見錯情』

，不久就到美國結婚了。』

「我回憶着，像在述說別人的

故事。後來，她認識了一個從美國回

來的大老爺，打了幾個

滾之後，她身上所沾染到的東

西者來並不比調色碟上的顏色

了今天莎琳娜的慾望、蒼白而

脆弱殘存的臉。『唉，你呆呆地望着杯子？』

『……好吧！』她輕聲說。

想什麼想得入了神呀？』

子薇奇說。

夏洛蒂，

晚上沒講完的關於我的故事了。

『我真很興奮。』子薇奇雙手

托着下巴。

『昨晚，你不是問我有沒有

的丈夫？』

『我真不知道。』

『對了。』

『這個舊情人！』子薇笑著。

香港最後的留學生，

是個富家子，他們『見錯情』

，不久就到美國結婚了。』

「我回憶着，像在述說別人的

故事。後來，她認識了一個從美國回

來的大老爺，打了幾個

滾之後，她身上所沾染到的東

西者來並不比調色碟上的顏色

了今天莎琳娜的慾望、蒼白而

脆弱殘存的臉。『唉，你呆呆地望着杯子？』

『……好吧！』她輕聲說。

想什麼想得入了神呀？』